

# 村校與我

吳滋田

明愛元朗長青學院

我出生在香港新界農村，當時正值日治時期，又逢天旱，農作物失收，鄉民生活艱難，只好停辦村校。1946年春，日治時期結束後半年多，鄉民有感教育下一代的重要，便在村內開設了一所小學，及從國內聘請一位老師在該校任教。該校以最鼎力支持創校的兩位鄉紳——吳金祿和吳達仁——的名字命名，稱為「金仁學校」。全校學生約有40人，共分四級，一年級有20人，二年級有12人，三年級和四年級只有四人。老師主要教授中、英、數三科，並以四複式授課。除主科外，還加插習字、抄書和作文作為靜態課，但沒有勞作堂。音樂和體育課則全校一齊上課。因應當時的經濟環境，只能借用村中某祖堂的書室作為校舍。上課時，整個大廳就坐滿了40名學生，書桌和坐椅都是各自從家裏搬來的，不但有不同的顏色，高低大小都不相同，參差不一。每張書桌都有兩個抽屜，可以供兩人同坐共用。我和姊姊同坐，得到照應。學費方面，不用繳交現金，而是每位同學每造交給老師一擔乾穀。一年兩造，每到收割時期，老師家裏都堆滿了乾穀，像是個大穀倉。收割期過後，老師會僱用村民把乾穀挑到墟市的米機店變賣，順便把其中的一部份磨成白米自用。當時元朗墟市就有十家八家這樣的米機店，它們的業務包括收買乾穀，以及替客人用機器把穀粒磨成白米並收取「磨工費」。我有時也跟大人趁墟去，發覺米機店發出的發票總會印上「貴客來穀，或有乾濕，泥殼衣邐，成份不同，磨出高低，不能定例，先此聲明，以免後論。」的字句，以免爭執。當時學校沒有校工，老師把學生編成二人一組，輪流當值，當值者叫「值日生」。我很喜歡當值日生，值日生可以打上、下課鐘，當老師叫同學們抄書時，值日生便可以躲到廚房煲茶和聊天。

在金仁學校唸到五年級上學期，我和姊姊便轉到元朗墟附近的另一所村校「鐘聲學校」。鐘聲學校是前清秀才黃鐘聲創立的，他更親自擔任學校校長。鐘聲學校是一所私立學校，校舍略具規模，不用複式上課，每級一班，每人每月繳交港幣八元作為學費。不同科目由不同老師教授，學校更有自編的文選，讓學生背誦古文。五、六年級，每週教授一課古文，着學生讀熟。每位學生各自在課餘時間到老師跟前背誦古文，無誤者，老師便在該課課文蓋上一個日子膠印；不識背誦者，明天請再來。老師們也非常盡責，在校務處一面批改作業，一面聽學生站在身旁背書。同學們受到感染，也養成了責任感。鐘聲學校是全日制上課的，我們姊弟兩人每天都帶着飯壺上學，中午在校內用餐。在學校內，除了課堂之外，還有早操、週會、老師講時事、校慶、旅行、運動會和課餘補習等活動，使我學習興趣大增，對英文科特別感興趣。在鐘聲學校渡過了三個學期便小學畢業了。我參加了當時教育署舉辦的小學會考，之後被派到港島的英皇書院就讀，後來還在羅富國教育學院完成了小學教育課程，暫且不表。以上所述是我學生時期所接觸到的兩間村校。後來的教學生涯中，我還接觸到另外三間村校，且分述於後以切本題。

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，小學適齡學童日增，對學額和老師的需求上升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一方面大量訓練小學教師，另一方面協助辦學團體設立津貼學校。村校和市區津貼小學多得像雨後春筍一樣。我所讀過的兩所村校都得到政府資助，轉為津貼小學，更選址擴建了新校舍。我於1961年9月剛離開羅富國教育學院，便得到母校金仁學校校董會聘請為小學教師，服務桑梓我當然義不容辭。金仁學校當時有三個課室，分上、

下午班上課。一、三、五年級在上午上課，二、四、六年級在下午上課，老師連校長計算在內共有八位，另外僱用校工一位，負責清潔校舍及其他一切庶務。老師則上、下午都有兼課，我負責教高班英文及體育。因為學校就在村內，我可住在村內的祖屋，不用另租住處，也有家人照顧飯餐，確是方便寫意。但是村內交通略有不便，因沒有車路到達，要往返墟市只有一條羊腸小徑可供步行或踏單車。我學會駕摩托車後便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。在金仁學校渡過了三年老師生涯，適逢校長榮休，校董會把我擢升校長，真有點受寵若驚，戰兢接任；蕭規曹隨，由教學轉為行政工作如招聘教師、編造開班計劃、周年行事曆、編造財政預算和報告、接見家長和召開校務會議等，工作範圍甚廣。就這樣，在金仁學校做了13年校長，曾做過的工作大概有規定學生要穿校服上課、撰寫校歌，參加升中派位、週會訓話、成立風紀隊、成立童軍旅、參加元朗區學體會運動大會、申請供水供電及引入電話線和校舍大修等。說起校舍大修，還記得村校初期大多數是金字頂瓦面的，日子久長瓦面多數出現裂縫，雨天漏水，晴天可見太陽從瓦隙照入課室，很是困擾，而且甚為危險。我在卸任前一年申請把瓦面改為平頂鋼筋水泥屋頂，三個課室和一所校務處全部修妥。

1977年有一所名叫「竹慶學校」的村校，位於元朗竹園村近的錦綉花園，開有15班，因校長榮休出缺，登報招聘校長。我姑且去函應徵，幸蒙中選。借用政府機關任命首長述語，我是「空降」到竹慶學校做校長的。當時的教育政策，擁有八班或以下的小學，其校長一職屬文憑教師級，而擁有九至18班的小學，其校長一職則屬副教授職級，新職位的薪酬當然與之前不同。這一所規模較大的村校有18位老師、一位書記和三位校工，另有一位副校長和兩位主任協助行政工作。該校有學生五百多人，分上、下午班上課。竹慶學校雖是村校，但校舍算是不錯的。它擁有兩排金字頂的課室，每排三間課室，中間是操場，操場盡處還有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。這座建築物下層可當作禮堂或雨天操場，上層則有兩

個課室。全校共計有八個課室，分開上、下午兩部，即是最多可開辦16班。學校門外有一大片空地闢作足球場，可供學校的足球隊練習，為參加校際足球賽作好準備。雖然是分上、下午班，但只有一個校長，校長和書記的工作時間一樣，都是朝九晚五。反而教師是分開上、下午班的，上午班老師的任課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時，下午班老師的任課時間為下午1時至下午6時。當時教育署規定所有津貼小學都需成立校董會，校董會的成員是註冊校董，註冊校董要互選一位出任校監，代表辦學團體向政府領取津貼以支付學校開支，包括教員薪金、校役工金、雜費津貼及校舍維修之額外支出等。校監也要向教育署報告校內教員及校役之任命、升遷、解僱、加薪及其他校內的突發事件等。校監就是學校與教育署溝通的橋樑和關鍵性人物。竹慶學校的校董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在校內禮堂舉行。為了不妨礙學生上課，會議多數在星期六下午舉行。出席校董會的，除了註冊校董之外，還有村中賢達、村長和我本人，當然還有學校書記出任紀錄員。每次校董會，都是由我先開始報告校務，向校董們報告近三個月來校內的情況和某些突發事件。而校董們也會對校務有所查詢、討論和發表意見。竹慶學校算是村校中規模較大的學校，而「大校」之校長每於區內公開集會，均會被推選擔任若干公職。我在竹慶學校任職17年，就曾經擔任過不少公職，包括元朗區文藝協進會執行委員、教育署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秘書、十八鄉童軍區總監、新界學體會元朗分區執行委員、香港女童軍元朗分區執行委員、裁判司處審判顧問、元朗藝術節籌備委員、元朗青年商會副會長、清潔香港運動元朗分區委員和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等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由於出生率下降，村校收生不足，加上市區的學校設有校車運送學童往返市區，村校的學生每被市區的24班及36班的「巨無霸大校」吸納，竹慶學校便於1994年9月結束。津貼學校一旦結束，校長和老師便成了超額教師。超額教師需接受教育署的安排調任他校，我很幸運地被調任到另一間村校——「五和學校」。五和學校在元朗墟附近，由五條村（大圍村、黃屋

村、蔡屋村、東頭村和英龍圍等）組成校董會辦學。這五條村多為外來人士居住，所以五和的學生大多是大陸來港學童，甚至有南亞裔的學童，有點兒像一所國際村校。我在五和學校當了兩年

英文教師及五年英文科主任（主任也是副教席職級），就剛好到了退休年齡，結束了服務村校40年的生涯。回首前塵，確是一片溫馨而甜美的回憶！

## 活動消息

### 「鬮子社會」 ——雲貴高原地方社會文化研討會

Conference on " 'Bazi Society' :  
Local Society and Culture in Yun-Gui Highland"



2011年1月16-17日  
9:00AM-5:00PM  
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42室

#### 與會者

寸雲激（雲南大理學院）	連瑞枝（國立交通大學）
李偉（雲南師範大學）	廖迪生（香港科技大學）
馬存兆（雲南大理芝華村）	趙玉中（雲南昆明理工大學）
馬健雄（香港科技大學）	趙敏（雲南大理學院）
張文偉（香港中文大學）	駱華松（雲南師範大學）
張兆和（香港科技大學）	謝曉輝（香港科技大學）
梁洪生（江西師範大學）	韓振飛（江西贛南博物館）

查詢  
電話：23587778 傳真：23587774  
電郵：schina@ust.hk 網址：schina.ust.hk

主辦機構  
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 
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：「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」